

神奇傳真

《撲克女鬼》寒如霜 / 著

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出版

版權所有



不准翻印

神奇傳真《撲克女鬼》

著者：寒如霜

出版者：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蔡森明

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一段二二號二樓

電話：(〇二)八三四六〇三一

郵政劃撥：一六六九五五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二一七一號

門市部：明德書局

臺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一六號

電話：(〇二)五九二〇一〇八

郵政劃撥：一〇二四三六

承印者：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三元街五十六巷十二號

電話：三〇一〇八八五

《撲克女鬼》

售價70元

神奇傳真

《撲克女鬼》

寒如霜 / 著



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

目 錄

一、撲克女鬼現身尋樂……	五
二、服毒女鬼現身尋樂……	一五
三、女冤魂死而又復生……	五九
四、女鬼嫁人內褲爲證……	八四
五、出嫁女鬼拋物求親……	一二
六、女裸鬼身臥街伸冤……	二九
七、理髮女鬼剃刀復仇……	五一
八、女鬼傳情梅花訂親……	八九

序

世上是否真的有鬼？

鬼的長像又如何？

這是一個十分奧妙的事，至今還無法得到肯定的結論，人類已踏足月球土地上，在此時談鬼，未免使人覺得是近乎迷信，不合邏輯，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，却不時傳出有關鬼神的趣聞來，而且有許多件例證中，科學家迄今仍然未能找出其鬧鬼的因素。

本著『女鬼求親』內的人鬼聯婚的事及七月鬼門關開放談鬼的事，皆是由當事人口中所述的「事實」。

玄！玄！真是太玄了！在廿世紀核子時代的今天，竟發生這種離奇、鬼話連篇的之恐怖事，那麼神祕！使人毛骨悚然，更令人嚇得魂不附體。

讀者們，看了後，千萬別太過於迷信，只能把它當作一種故事，

撲克女鬼

一個有趣的故事來欣賞它！

詹健吾

於嘉義阿里山

撲克女鬼

撲克女鬼現身尋樂

黑梅七是不祥之牌

女鬼尋樂冥紙當錢

在辦公室裡——

所有的同事都走光了，只剩下兩位值班的職員，倆人聚精會神的在那兒下棋，林台生移動了一只「馬」後，說道：

「小吳啊！我真不明白，前些日子，為何林麗香與他們檢紅點，爲了一個七字，而活活的氣死，可真是划不來！」

「是啊！真是何苦來哉！」吳天來說著，移動了一只棋又說道：

「將軍！」

「哦——」林台生看看棋盤，搖搖頭說道：

「我認輸了，不來了！」

「不下棋這漫長的夜班，咱倆如何過？」吳天來一面收拾象棋一面說著。

「聊天啊！」林台生說：

「談談你的艷遇吧！聽說最近你走桃花運了是不？」

「走桃花運？算了吧！是霉運，不說還好！」吳天來收拾好象棋後，對林台生說道：

「我們乾脆來檢紅點，一分一塊錢！」

「賭錢？」林台生驚叫道：

「你是說賭鈔票？這有點不好吧？」

「別講得那麼難聽好不好？什麼賭博！這只是一種消遣！」吳天來埋怨道。

「好吧！」林台生說道：

「撲克牌呢？」

「在康樂室，我去拿！」吳天來說著起身走出辦公室，往康樂室走去！

當他快到康樂室時，突見裡面的燈光通明，他心想——

「奇怪，這麼晚了，還有誰在裡面？難道是……」

想著想，他推開了門，原來裡面有二位女孩子在玩撲克牌，但這兩位女孩子，他似乎沒有見過，或許是自己剛來沒多久，並未完全認識廠裡的女工，她倆是穿公司制服！絕對不是外人，於是他向她們點頭說：

「兩位小姐，還沒睡呀？」

「睡不着，只好打打牌，不想參加一份？」一位較胖的女工說。

「哦！我也正好要來取撲克牌，」吳天來說。

「怎麼？值班也想玩牌呀？」另一位皮膚較黑的說道。

「無聊嘛，玩玩牌消遣！消遣！」吳天來抓抓頭皮尷尬的說。

「讓不讓我們參加？」胖女工說。

「好啊！」吳天來笑著說：

「不過我們玩一分一塊錢的！」

「沒關係！走吧！」兩位女工同時站起來，黑皮膚女工順便把她們玩的撲克牌帶著過去。

二男二女彼此介紹後，再開始玩牌。

原來那位胖女工叫王美琴，黑皮膚女工叫林麗麗！倆人均是公司裡深資的女工。

四個人開始檢紅點了。

起先幾回均是兩位女生贏去，但半個小時後吳天來開始轉敗為勝，而林台生從頭開始就一直在輸。

他開始感到懊惱，突然——

他有一個發現，那就是從頭玩到現在，他始終拿到一個「黑梅七」，押尾也好，或分到牌，這個「黑梅七」，始終跟著他。

「真他×的邪門，這個『黑梅七』，老是我拿到，怪不得我沒有一次贏的，都是他給我帶來了霉運……」林台生十分氣憤的說著。

但吳天來却打趣著對他說道：

「當心點！別跟自己過不去，活活氣死了，而與林麗香一樣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吳天來一說完，林台生就叫了起來，全身不禁打了一個寒顫！不知是吳天來順口說出，或是有敏感而提出的。

總之！這都是一個十分不好的感受。

以後，每次林台生頭一張牌，就把那個使他「倒霉」的「黑梅七」打了出去，並且叫道：

「他×的！早點滾出去！」

見了他那德性，兩位女工不禁的笑起來！

「林兄！你好寶！」

「好！妳說我寶！」轉到林台生當頭家，他一面洗牌一面唸著：

「這張惹人討厭的『黑梅七』，你就跑過去林麗麗那兒吧！並給她輸得好慘！好慘！」

嘿！真鮮！那張『黑梅七』果真跑到林麗麗的手中，她展示那張牌說道：

「林兄，果真照你心願這張可愛的黑七，終於到我手上，但是他一定會帶給我大贏特贏的！你等著瞧吧！」

就像林麗麗會預卜似的，那張「黑梅七」一連在她手上七次，她都贏了七次！

把林台生看得目瞪口呆了，他又叫著：

「這就怪了，爲什麼在妳手上就贏，而在我手上就輸呢？明明是要氣死我……」

「喂！林兄！」吳天來拍拍他肩說：

「幹嘛？發那麼大的脾氣？玩玩的，又何必認真呢？」

「是嘛！真沒有風度！輸贏何必看得那麼重？」林麗麗似取笑他又像是激他。

「就是嘛！」王美琴也說著。

「不玩了！你們都在教訓我！」林台生使起性子來了。

「好吧！不玩就不玩！」林麗麗說：

「咱們就來聊聊天吧！」

「聊天？」吳天來說：

「他啊！三句內聊不出什麼好話來！免了吧！林小姐妳要聊天，妳跟他聊好了！」

「哼！」林台生說：

「得了吧，我也懶得跟他胡扯！林小姐！咱們林家談我們自己的，讓他跟王小姐去亂蓋吧！」林台生說著就拉她到別的辦公室去了！

二男二女分成了兩對，各處二地，要說是聊天倒不如說是談愛，孤男寡女處於一室，最後驚天動地的男女事，自然的發生了！

美女投懷送抱，自動送上門來，林台生與吳天來，不是柳下惠，豈有不動情之理？

倆人各自與那兩位女子溫存一陣子後，在值班室碰頭了，彼此看了一眼後，指著對方的鼻尖，不約而同的說：

「你——」

然後又同時發出：

「我怎麼樣了？」

接著又說：

「你是不是有病？」

「有病？你才有病，胡說八道，神經病！」

倆人就這樣的辱罵一陣後，彼此又提到王美琴林麗麗來了。

接著倆人又不約而同的說出了彼此剎那的溫存。

「可真叫我受不了！」林台生說：

「從未碰上如此惹大的女人！」

「我也是，弄得我雙腳發軟！頭昏眼花的！」吳天來說道。

「嘿！真是邪得很，碰到過那麼多的女人，就沒有像這次一樣，」林台生說：「完畢後，好像全身的血都被吸光一樣，混身發軟。」

「對！對！我就是這種感覺！多奇怪的女人！」吳天來說。

「是啊！我也感覺出她與一般女人不同！難道我們碰上了……」林台生欲言又止。碰上什麼來着？」吳天來心頭一涼！但又不敢說出來！

「對了！」林台生撇開他的話而說道：

「事後她還給我鈔票哩！」

「我也是！你沒說，我倒忘了！媽的！我們好像變成了妓男了！」吳天來說。

「她給你多少」林台生問。

「不知道！林麗麗給你多少？」吳天來反問。

「不知道，沒有算！」林台生說。

兩人同時，伸出右手，往褲袋內掏出一疊鈔票，同時尖叫了起來……。

然後兩人甩著右手，把那疊鈔票往地上甩去！

原來——

倆人掏出來的不是鈔票，而是一疊的冥紙……。

這下子，倆人才知道是遇上鬼了！

倆人嚇得抱在一起！久久才分開來。

「我們果真碰上女鬼了……」吳天來哭喪著臉說著。

「還以為是飛來艷遇呢！這下子好了！咱們……只有等死了……」林台生懷喪的說。

「等死？……」吳天來啞啞的說道：

「她們……到底是……是什麼人？……爲什麼找……找上咱……咱們呢……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！」林台生說：

「我也不知道！」林台生說：

「對！這兒有女工名冊！還有照片我們找看看！」

倆人趕緊翻閱著名冊！

結果找到了答案——

原來——

那位王美琴是在工作時不慎被機器壓到，而死於非命，已經死了半年多了。

而林麗麗，就是林麗香，她是氣死的！她本有心臟病！爲了一個「黑梅七」的撲克牌而氣死！才死了十天。

倆人得了這個答案後，心頭又是一陣冰涼，全身發軟！嚇得臉都發青了……。

次日上午七點半——

倆人才被上工的工友發現口吐白沫倒在地上，經送往醫院急救，總算保住了一條命！但是——

倆人就在當天辭去了工作，雙雙住進了一間寺廟。

據說，他們是去避邪！靜養，以求恢復陽剛之氣！

不知有效否？但是目前倆人還在獅頭山一間寺廟哩！

朋友！這是林台生親口所說的經過，你相信嗎？

撲克女鬼

服毒女鬼現身尋樂

慾望蠢動要赴巫山

這個女鬼調情聖手

黃玉芬不聲不响的走了！

靜悄悄的走了！

沒有交代任何一句話。

也沒有留下半個字的遺言

她走得「乾乾淨淨」「清清爽爽」的。

她走得清靜。

並不代表着她因為覺得孤單，而生厭世之心。